



火车到达乌兰乌德站是当地时间凌晨2点04分,天色尚早,但是,遥远的东方已经微泛白光。透过茂密的树丛和层峦叠嶂的山脉,隐约可见初春的贝加尔湖。冰雪已经开始融化,大块的浮冰漂荡在一望无际的湖面,与远处的雪山交相辉映,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。贝加尔湖每年的冰雪期长达5个月之久,结冰厚度平均一米还多。当整个湖面被冰与雪覆盖的时候,那叫一个壮丽。而当暖风吹来,冰雪融化之时,大块的浮冰,有的达到直径近千米,如同一座移动的雪山,无比壮观。

其实,火车驶近贝加尔湖岸边,乌兰乌德站仅仅是一个开始。虽然在乌兰乌德站有42分钟的停车时间,但因离湖岸太远,大家只能借着微弱的亮光远眺湖面,静听浮冰发出的巨大碰撞声。很多人专程赶来倾听贝加尔湖浮冰的撞击声,浮冰的每一次撞击,都被视为一次生命的蜕变。只有这些庞然大物消失在浩瀚的湖面,才是春天的到来。而可以越过“千山万水”的碰撞声,则被视为婴儿的一声啼哭,预示着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。

过了乌兰乌德,火车一直沿着贝加尔湖行走,迎着初生的太阳,7个多小时后驶入下一站——斯柳迪卡扬。这是距离贝加尔湖最近的一个火车站,据说,原来火车在这里停靠时间长的话,很多来自欧洲的乘客会跳到湖里游泳。现在不行了,火车仅在此停留短短五分钟。此刻,火红的太阳当空照,一望无际的湖面波光粼粼,浮冰游弋,有些返青的白桦林倒映湖里,就是一幅挂在远处的水墨与油画合体而成的艺术品。时间紧促,我们甚至来不及欢呼、赞美、感叹,来不及深吸一口从贝加尔湖飘来的

【北京·莫斯科火车之旅⑤】

与贝加尔湖擦肩而过

□许志杰

洁净空气,就不得不随着慢慢启动的列车,向着下一站奔去。

据说,最初修建远东铁路的时候,火车离着湖面更近,很长一段路途都是湖在哪儿,铁路就修到哪儿。弯弯曲曲的湖岸,带着曲折折的火车铁轨,尤其是使用蒸汽机车的那些峥嵘岁月,不知醉倒了多少游人。让人不解的是,如此迷人美景却随着铁路线的取直而渐行

渐远。不少原来可以与湖亲密接触的路段,却直接穿过隧道,绕湖而去。火车的行驶时间缩短了,但是,人们与贝加尔湖的距离却因此拉大,不能不说如此之举实属一个善良的错误。

好在管事的有关部门听到了呼声,看到了民意,用一个善举修正了自己的愚蠢,修补了到此一游的全世界游客的遗憾。曾经被废弃的那段老远东铁路,被一家旅游公司租赁,现在已经被整修一新,开行了一列环湖观光小火车。当然,所谓环湖只是一个叫座的概念。贝加尔湖南北直线长度630公里,与济南到烟台的距离差不多,东西宽度也有50多公里,面积3.15万平方公里。要是真的环湖一周,以现在俄罗斯火车的速度每小时100公里,没有两天的工夫跑不下来。目前小火车开行只有80公里,因而,正确的叫法应该是贝加尔湖观光旅游小火车。

俄罗斯的很多火车站依然保留着在站台上出售当地特产的习惯,贝加尔湖沿岸的火车站,就有做好的烤鱼在卖。贝加尔湖的渔业资源十分丰富,当地人把加工好的烤鱼卖到了站台上。原来到此必买的列车员说,味道棒极了,最早的时候每条折合人民币不到两块钱,后来慢慢涨价,现在至少要10元一条,而且卖鱼的人越来越少,已经难以碰到了。

估计是随着到贝加尔湖旅游的人不断增加,类似我们的农家乐兴起,吸引游客,他们无暇再到车站卖鱼了。的确,在贝加尔湖沿岸停靠的几个火车站,都没有看见卖烤鱼的俄罗斯大妈。

上午10点49分,火车停在了伊尔库茨克站。与我们一个包厢的旅客都提着自己的行李陆续下车,高包车厢只剩下我们夫妇俩了。

大约25分钟之后,列车离开伊尔库茨克站,曾经近在眼前的贝加尔湖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,就此作别。

关于贝加尔湖,或许人们知道更多的是一些迷人的数字,比如它平均水深730米,最深之处达到1637米,透明度达40.8米,湖水总量可供50亿人饮用50年。但对中国游客而言,还有一层欲罢不能的历史因素,在并不遥远的过去,包括贝加尔湖以及周边广袤的大片土地,都属于中国。贝加尔湖一词源于满语的“贝海儿湖”,我国汉代的时候称之为“柏海”,元代叫“菊海”,清代则叫“白哈儿湖”。到清朝的康熙、乾隆、雍正三代,迫于沙皇的武力威胁,中俄两国先后签订了几个不平等条约,将贝加尔湖拱手让给俄国。那是一份疼痛的记忆,那是一段带血的耻辱。只是时过境迁,我们将此深埋在了心底,等待着岁月的发酵。

再见,曾经的贝海儿湖,再见,擦肩而过的贝加尔湖,永远记着你美丽的容颜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

取经僧在狮驼岭遇险,对手是背景着实了得的狮精、象精、大鹏精。大魔头狮子精与孙悟空交战,一口将悟空吞到腹中。平日降妖战,只要猴王进了妖魔肚子,翻跟斗,竖蜻蜓,妖魔痛不可忍,立即老实。这次猴王被吞到大魔腹中,却不慌不忙与妖魔讨论如何在腹中支锅造饭:

三魔:“孙行者不中吃!”悟空(在肚中说):“忒中吃!又禁饥,再不得饿!”

老魔:“孙行者,你不出来?”

悟空:“如今秋凉,我还穿个单直裰。这肚里倒暖,又不透风,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。”

老魔:“我一冬不吃饭,就饿杀那弼马温!”

悟空:“老孙带了个折迭锅儿,煮杂碎吃。将你的肝肠肚肺细细儿受用,还够盘缠到清明哩!”

三魔:“哥啊,吃了杂碎也罢,不知在哪里支锅?”

悟空:“三叉骨上好支锅。”

三魔:“支起锅,烧动火烟,烧到鼻孔里,打喷嚏么?”

悟空:“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擗,擗个窟窿:一则当天窗,二来当烟洞。”

古今中外文学中有如此精彩,如此不可思议的“主题讨论会”吗?读到这里,最严

【趣话孙悟空之十一】

钻进肚子的战术

□马瑞芳

肃的读者也会开怀大笑。

老魔要用药酒把猴儿药杀,却被悟空接着吃了,在肚里撒酒疯、支架子、跌四平、踢飞脚,抓住肝花打秋千。“如此酒疯,万古无两。”老魔疼痛难禁,倒在地下叫“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”,答应送唐僧过山。三魔悄悄告诉老魔:等他出来时一口将猴儿嚼碎!结果咬到金箍棒,门牙进碎。三魔用激将法厉声高叫,“孙行者”如轰雷贯耳,怎么人肚里做勾当?猴王听不得他人看

低,立即“出舱”,却在老魔肚子里系根绳子……

孙悟空的“钻腹计”是三十六计之外又一计,中国古代大军事家都没探讨过,孙悟空却用过六次,每次用法都不同:

一曰变成金丹,由变成妖精的观音送给黑熊精吃;

二曰变成螭螭虫,让口渴的罗刹女连茶喝进肚子;

三曰变成桃子,让唐僧假装热情送给老鼠精吃;

四曰变成熟瓜,由变成瓜农的弥勒佛送给黄眉怪吃;

五曰让巨蟒直接吃进肚子,再在其肚子里玩“杂耍”;

六曰在战斗中,“主动”让狮驼岭大魔头吞进肚子。

肚子里如何“战斗”?三调芭蕉扇写得细致有趣:孙悟空借芭蕉扇,被罗刹扇到几万里外。他吃下灵吉菩萨给的定风丹回来,罗刹女扇不动他,关门不出。孙悟空变小虫儿飞入洞中,飞在茶沫之下,进入铁扇公主腹内高叫:“嫂嫂,借扇子我使使!”接着顽童似捉弄“嫂嫂”:“我先送你个坐碗儿解渴!”把脚往下一蹬,罗刹疼痛难禁,坐地大叫苦。孙悟空又叫:“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!”把头往上一顶。罗刹心痛难禁,面黄唇白,地上打滚,大叫“孙叔叔饶命”!

天才作家不会简单重复

自己,同样情节总得写点不同意蕴。驼罗庄降巨蟒,悟空也是主动钻进其肚子。八戒以为师兄代自己牺牲,捶胸跌脚大叫。孙悟空在妖精肚里道:“八戒莫愁,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!”铁棒一支,怪物弓起腰来似一路东虹。八戒说:“虽是像桥,只是没人敢走。”悟空又道:“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!”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。那怪物肚皮贴地,翘起头来,就似一只赣保船。

孙悟空在狮驼国被妖魔“吃掉”,是最后一次“肚子里的战斗”,也是最复杂、最搞笑的一次。不仅肚里文章好看,出了肚子后同样好看,因为悟空出来前已在妖魔肚里拴条绳子:去那空阔山头上,落下云,双手把绳尽力一扯,老魔心里才疼。他害疼往上一挣,大圣复往下一扯。众小妖远远看见,齐声高叫道:“大王,莫惹他!让他去罢!这猴儿不按时景,清明还未到,他却那里放风筝也!”大圣闻言,着力气蹬了一蹬,那老魔从空中,拍刺刺似纺车儿一般跌落尘埃,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做个二尺浅深之坑。

孙悟空钻进肚子的战术,真真花样翻新、好玩至极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【女性观影笔记】

国王必须死

□火锅

法国片子《我的国王》讲一个常见的两性关系失败的故事,托尼和乔治一见钟情,闪婚生子,在关系达到最快乐的顶点之后,一层又一层难堪的痛苦紧随而至,在难以忍受的瞬间她选择用肉体的疼转移精神的疼,人为制造了一个滑雪事故。之后她在一个疗养院中度过漫长的康复期,为肉体和精神疗伤。

故事常见,讲述故事的方式有点别致,用两条平行线索交织讲述——一条线索是现在时,从恨开始:托尼自杀式自残,换来膝盖的严重伤害;一条线索是过去时,从爱开始:一见钟情,互相取悦,如火如荼。两条线索平行交织,一条线索从恨到平静,再到从容;一条线索从爱一路跌落到爱恨交织,再跌落到恨,下面还如深不见底的井,越来越抽象的黑,有恐高症的人被悬在井中。最愉悦的爱和最刻骨的恨同时并置,爱的两面性像毕加索的油画一样,从立体压缩成平面,像标本一样被呈现。

用电影来讲故事,视点是个有趣的事。最极端地使用视点的电影是《湖中女》,在一整部影片中,摄影机都模拟探索的侦探马洛的视点,而其真身只在一个镜像画面中出现过一次。大部分电影如果想在视点上做文章,一般都是比较温和的,故事的形式还是要服务于故事的内容,而不是脱离出来,独自成为电影最重要的审美点。比如说《我的国王》,电影的重心在女主托尼这里,观众所看到的,全部都是托尼的生活:如果有主观视点的镜头,那一定是托尼的;乔治从来不会在没有女主的情况下单独出现。经过这样的限制,我们就在最大程度上模拟地感受到了托尼的感受:乔治像国王一样统治了她的生活,热情像掀起的巨浪,开始她享受这眩晕的快感,后来恐惧于这巨浪的拍打,又无从逃避。最后,这巨浪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,沙滩上只留下碎石、贝壳。

使用这样的限制视点讲述的电影里,《阿黛尔的生活》是最出色的一部,它把所有的电影语言都使用起来,创造了一个阿黛尔的视点。观众能够突破一切障碍,进入阿黛尔的世界。一个不太明白自己的性取向的女孩,在尝试了和男孩不成功的约会之后,被充满魅力的艾玛捕获。艾玛成为她的世界里唯一的国王。观众和她一起体会到了爱情的欢乐,然后又一起体会到了失去爱情之后的创伤和不甘。这个欢乐和创伤都如此巨大,如此真实,完全淹没了在我自己世界里的“我”,以至于在短暂的时间里,我感到自己的大脑像被移植了一个被命名为“阿黛尔”的脑芯片。

在《阿黛尔的生活》和《我的国王》里,镜头永远不会越过主角去拍她们的爱人,如果她们不知道爱人在做什么,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知道的对方的情况,和主角一样多,也一样少。我们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爱,也不知道为什么ta不再爱,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再亲密,也隔着一个跨不过去的银河系。这就是一个人在“爱”面前的卑微。而且,卡罗尔和特芮丝的爱情没有问题,有问题的是那个时代。20世纪50年代是她们唯一的敌人,战胜了那个敌人,她们就会永远在一起。真的是这样的吗?看了几千年的罗密欧朱丽叶、梁山伯祝英台,已经对这样的故事免疫。爱情最大的天敌,从来都不是在外,而是它作为一个生命必然有的自然消亡,就像一株植物、一个人,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物。

国王必须死,也不能不死。对他的爱死去了,自己的另一个部分才能够活过来。《阿黛尔的生活》里有两段音乐,第一段在阿黛尔初遇艾玛的时候,路边的流浪乐手像敲打心灵一样地在敲打着一个奇怪的乐器,阿黛尔不小心看到了艾玛,那个手就敲到了她的心上。第二段在电影的结尾,阿黛尔离开了艾玛的画展,她知道此生不可能再走进艾玛的世界,之前所有要了命的欢乐和满足都已经尽数清空,那流浪乐手又敲打起来。这就是爱情,有开始,也有结束,在狂喜中开始,在疼痛中结束。狂喜和疼痛互相抵消,归之于虚无。国王来过,国王现在死了。不再有国王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